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檠

謄録監生臣張恒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一

國史之失職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于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衺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

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挾郄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黄于睚眦若雙溪雜記瑣綴録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知縣官事謏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剪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誕或創為幽異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坐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無已求之家乘銘狀乎此諛枯骨謁金言耳雖然國史人恣

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僞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讚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吾于三者豹管耳有所見不敢不書以俟博洽者考焉

夫家乘是而疑譽者吾弗敢擿也野史非而疑毀者吾弗敢救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吾兩存之其拂而覈者吾始從陽秋焉鄙人之途聽而誕者也纎人之脩郄而誣者也則弗敢避矣

自此以下凡十一卷皆考二史誤

國初事蹟乃劉辰撰言太祖聞劉基章溢葉琛皆國士也徵聘到京授基溢中丞琛洪都知府按是時宋濂同聘而基與溢累數任官始至中丞非徑授也

劉辰又紀乙未正月克金華路五月太祖為開府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不知諸將推奉耶抑受之宋龍鳳主也史佚之故附于此

辰又紀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韓林兒告急太祖親

援之士誠聞而遁去劉福通奉林兒退居於滁士誠復入安豐丙午三月太祖取林兒安置按史云癸卯二月張士誠將呂珍破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先是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為珍所殺三月上帥師破呂珍珍走師還元將珠展錫都復乘間入安豐福通死而韓林兒者不知其何所之也辰所記福通奉林兒退居滁固誤意者林兒得脫之後尚擁虛器於滁耶既云丙午三月太祖取林兒安置按枝山野記内載伐張士

誠榜文云龍鳳十二年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又何也史惟稱劉福通而不及韓林兒至上即位告上帝文亦止言福通蓋諱之也

草木子餘録言高帝謂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傳國璽一王巴拜未擒一元太子無音問分四路出討至漠北大敗死者先後約四十餘萬人按北征止用十五萬人惟大將達與中山侯和不利旋收兵回塞曹國公文忠勝負相當而宋公勝等則全勝其云死者四十

餘萬人謬也
高帝事蹟內載李文忠守嚴州取妓韓留宿太祖怒而
誅之名文忠問罪以中宮言得觧回鎮儒士趙伯宗來
汝章說曰再召不得回矣文忠乃使伯宗等密通使於
杭州張四平章通好既得報與郎中侯原善掾史闡遵
道謀約降會上以手札召之文忠猝至京上大喜撫之
甚切賜良馬金幣文忠歸而尤原善等曰我幾負主上
即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餞張使及伯宗汝章于大浪灘

使愽索醉而縛投于水按文忠至親勛臣豈宜有此縱有之劉豈宜不少諱而紀以上聞蓋是時景隆以嫌疑得罪辰之此言固上所不厭聽也

枝山野記言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欲其互相糾察按此時原不設校尉剌事

剪勝野聞言太祖平僞周見周伯琦伏張士誠後問為誰對曰前元參政周某帝曰元君寄汝心膂乃資賊以亂耶伯琦惶恐不能答先賜三日大醉以酬其功後殺

之按伯琦放歸里久之乃卒
又言司徒李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帝以為佞臣命斬
以示士誠野記言亦同按伯昇降後累遷中書平章政
事洪武中乃卒子為世襲指揮
又言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
知所出大怒馳歸告上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
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
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帝時方盛怒宿戒閽

吏曰達入慎無縱之達既入未見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閽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可帝不得已往視于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待今日雖云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汝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上乃悅按下大都後達與常平章同破山西庫庫至陝而分兵達討定西王巴拜而平章襲應昌平章卒

於軍以二年八月柩至龍江達以十一月班師入見上撫勞之此言何從起也況太傅之所以功名令終者忠順耳拔劍斬關稱名爾汝之説雖病狂喪心者不為之書生妄語可笑

又言代王之母郕人也先是太祖嘗戰敗而奔投代王母家王母曰爾某郕人言爾貴天子也因宿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娠如何帝乃貽弊梳為質及上即位子且長矣因攜子及質謁上上命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

入宮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按王母惠妃郭氏與蜀谷二王同母且王以洪武七年生為天子且八載矣安得有微時戰敗之事無稽不可信如此世系謂太宗周王為高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晉諸妃子非也革除遺事則謂懿文秦晉周王為高皇后生而太宗為達妃子亦非也太宗與懿文秦晉周俱嫡出史與玉牒甚明

野記言滁陽王後伏劔而死按以上為孫德崖所留驚

憂成疾而卒後龍鳳主拜嗣子為元帥張天祐與上為左右副元帥而天祐在前上不受則王之終必不以權奪伏劔明矣

枝山野記言癸卯八月高皇與陳友諒戰彭蠡小留郭威襄請以火攻勝之後宣武公子興射友諒矢貫其顱及睛而死按國史止言友諒中流矢不聞宣武射也且當其時友諒死東軍尚未知至死之三日而降卒始來告猶未信何以知射自宣武

資治通紀言大祖初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鄭氏徵吾録及故所居名紅羅障及高氏鴻猷録亦因之實録載瑞兆多矣獨不載此恐亦傳聞之誤

又言朱文正貶廣東死非也文正先拘守鳳陽先墓以逃故賜死死時上未取廣東

六年黜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叅政以柔奸怠政也後竟賜死按廣洋尋再入為左御史大夫右丞相十二

年貶令云竟賜死抑何遺略也

胡惟庸謀逆陰約日本國貢使以精兵裝巨舶約是日行弑即大掠庫藏泛舟入海事泄伏誅上後却日本之貢以此令紀殊不詳

又言藍玉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攘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按是時加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為太子太師王與曹國公李景隆為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為太子太保然則

玉等之所加東宮三太非三公也今紀不能詳若攘袂之說攷之史則有之

近峰聞略引王文恪公言高帝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闍氏可沒入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于長沙將之國闍氏語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為汝忍死于此他日當為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于宮中潭王來

覲入止宫不以禮自檢歸國發兵反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因擲於城外遂舉火闔宫盡焚攜其子投隍塹而死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宫為辭盡戮宫人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除焉自是紀略亦因之按潭王之母達定妃與齊王同胞非闍氏也王生于洪武二年距陳友諒之亡將十載而云遺腹孝慈之崩在十五年距潭王自焚且七載而云后脫

簪珥待罪僅免王之焚以妃家坐罪不自安帝遣使慰諭之召入朝疑懼與妃自焚而云發兵反王文恪久典國史而孟浪乃爾又何怪于皇甫陳氏之傳訛也

紀略言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册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嘗為草露布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為誰韓公以之淳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不諭械之京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見泣曰善為我斂屍乃行次東華門時門已閉守者

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纍纍遞易數次至便殿燈燭熒煌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乃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命膝坐以封王册文一篇授之曰少為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即不敢旁注之之淳承命注上遥望燭影下帝微微喜至十篇上大悦時夜未央命出俟朝謁歸至姑家猶守門相與慶幸具酒食慰勞及朝帝問曰爾世官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即日命嗣父官改之

十王册定于洪武三年四月其六月唐肅始為翰林應奉明年夏例失朝免官又二年以例責佃臨濠令以其時為唐肅得罪後事一大謬也李韓公既無北征亦何嘗有露布二大謬也之淳洪武末館曹公景隆家至建文二年始以方孝孺等薦拜翰林侍讀明年卒原無仕高廟及為應奉三大謬也十王册文乃宋濂草是時雖唐肅不得與況之淳乎事葢無一實

雙溪雜記洪武八年相府變發覺由是始置三公閣內

以備顧問而丞相廢革誤也此時無府閣雖有大學士亦非三公不衆機務又丞相廢在十三年

草木子餘録言洪武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玉收其黨四萬餘人誅之初征雲南時諸將十餘人陛辭上與玉論兵呼諸將去三呼而不應玉舉袖一麾諸將盡起上甚惡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基于此矣按藍玉之死在洪武二十六年又征雲南玉為左副將軍傅頴公為大將是時上雖親餞之于龍江然進止機宜

非玉所得專也

近峰聞略言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答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侯高皇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高皇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遊天下耳高皇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

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横行天下走識以御璽劉持此遍遊十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于非命故歸欲作别去遊京師妻留之曰既當死死于家耳答曰當死於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筭但講命而已蓋先被旨不許與人筭故也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請劉言將軍將星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險我當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為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班時日當上照映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

之朕亦膽寒矣有張尚書者同往雲南與玉不睦對曰此人陛下之前不妨但恐非少主臣也上由是欲誅之因潛令科道糾之科道問張尚書何以為罪張第言軍還不交軍欲秉此作亂耳玉臨刑時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為何人曰劉日新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藍玉筭命對曰曾筭又問汝命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令其家子孫猶在賜扇尚存按藍玉以征南左副將軍從頴國公破雲南還又六年大破虜封涼國公非梁國公

也又三年而以謀反誅非自雲南還封涼國公又非以其時誅也張尚書者疑即張紞雲南平後始為左叅政至布政使並無與玉同朝也推此則劉日新之妄可知矣

庚巳編言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潼神遂能雕塑神像極于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許其

家人傷于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為部民告訐以為妖術惑衆有詔逮梓人下刑部治之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答曰身是梓人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

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篙楫逆水而上以為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縶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逎逸可觀㒵用藏其自製遊太山歌一紙予嘗見之按乙丑進士登科録無于梓人且高廟之世不應

異人疊出如此而實録亦不載恐未可信

雙溪雜記言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是時官制學士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讀學士正四品景濂為承旨致仕銜稱嘉議大夫卒後官制方改此言謬也

鄭端簡于宋國公勝頴國公友德俱云暴卒例凡暴卒者俱賜自裁者也于曹國公李文忠獨書卒而曹公邺典至優厚其神道碑為董倫撰云十六年冬十有二月

王有疾明年春疾轉亟東宫臨視明日上親幸其第撫悼良久翌日而薨偶見一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聞而弗善也一日勸上内臣太多宜少裁省上大怒謂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忠驚悸得疾暴卒上𤼵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余以為不根之論及攷嗣公景隆誥具言歷代貴戚之家保富貴者鮮以其理道無知威儀不度由是束手而傾者有之不自重而覆者有之其丁寧告戒幾三

百言而末云前朕姊子李文忠朕命居羣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令命爾從外孫景隆襲封曹國公爾其戒前人之失戒慎之毋汎言毋徇勢與魏國公徐允恭申國公鄧鎮誥絶異然此誥在洪武十九年而十七年曹公贈王之誥又云四夷來庭厥功居多小心勤慎始終如一其于甥舅之親君臣之義能兼之矣豈以親故有所諱耶抑既封之後始有所聞耶切責及殺門客疑有之史葢曲為諱

也

野史又言太祖初見周伯琦叅政問曰先生年若干曰七十五矣因贈詩先生七十五何不六十九白骨壟青山萬古名不朽按三朝野史載淮西閻夏貴歸元授中書左丞又四載乃卒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不應相同至此

都公譚纂言優人某太祖令人投之江陰戒勿令死某濡衣而出帝問之若何乃歸乎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

理是以復歸問何言曰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按羣居解頤載散樂高崔嵬善便捷齊文宣帝令給事捺頭向水下良久問之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方投汨羅水汝遇聖明君胡為亦來此然則此亦附會前人之語也

野記謂太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謠以見志或勸上殺之上曰老蠻子止欲成其名耳不僇而遣之一時頗高其事諸學士俱有詩詹同文作

傳皆假借之所謂非義之義也予嘗有論暴其罪按維禎預修元史史成當授官以老辭歸卒年七十六非八十餘也維禎祖父非宋臣是時元有天下矣仕可也既食元禄不仕可也何罪之可暴希哲誤矣

客坐新聞言高皇帝下建業仗劍見金碧峰峰不為起帝曰若知有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峰曰若亦知有不怕死和尚乎因問取吳楚策後閱廬山志曹翰屠江州以兵入崇勝寺僧縁德坐不起翰怒曰而知有殺人不眨

眼將軍乎對曰若知有不怕死和尚乎翰大敬異之然則剪勝所傳即此事也

草木子謂上有佳句云鳥啼紅樹裏人在翠微中天下誦之又皇太子新月詩云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九州野史附之謂為太祖及懿文不享國之讖草木子乃元遺民國初所著書謂上者順帝也皇太子者阿裕爾實哩達喇蓋以其不獲有天下而在東宫頗擅權故記之耳高帝集

無此二句

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卒實録以為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言數十事皆實上以亮祖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陸鄉未幾以病卒其子暹亦以智勇稱數從征伐累功為府軍衛指揮使先卒功臣録及吾學編亦因之然攷上御製壙志云朱亮祖不法使鎮嶺南作為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塋已責之地所謂

其子者暹耶抑次子耶亮祖死于杖明矣史葢諱言之也

高廟紀汪廣洋傳言廣洋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勑責云云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按高廟御製文集勑諭怠政坐視廢興丞相汪廣洋云昔命助文正于江西雖不能匡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前與楊憲同署于中書憲奸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為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無

忠于朕無利于民如此肆侮法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奸爾本實非愚士特賜勑以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于冥冥故諭令勑辭若此而史與吾學編乃謂上切責之廣洋惶恐自縊以死何也

震澤紀聞謂宋公景濂既以孫慎坐法累徙蜀之茂州遇一僧問曰濂何以至此僧曰公豈嘗有愧心乎景濂曰無之僧曰先生于勝國嘗為官乎曰翰林國史編脩僧默然公至夜乃自縊而死攷王忠文小傳及鄭楷行

狀俱云至正乙丑用大臣薦拜翰林國史編脩自布衣入史館為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秘乃入小龍門山著書屬文又言景濂足跡未嘗踰鄉里則景濂實未受官至京師也若劉文成伯温則舉元進士為萬安丞江西行省掾史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兩為元帥都事行樞密經歷行省郎中處州總管府判前後九政矣今縉紳之論不攷本末輒以議宋公而于劉公不之及人固有幸有不幸哉

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晦頴國公傅友德卒十二月定遠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八月信國公湯和卒信公封王謚莖備極恩禮所未聞者襲封耳若頴宋二公之卒在藍涼公之後一應恩典俱從削奪以鄭端簡吾學編暴卒例之其為賜死無疑但實録為宋公立傳備言其功至所謂為大將馭衆無紀律其征納克楚裨將有盜敵馬者勝斬之以徇然亦自掠敵馬至使閹者行酒于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又畨王死才二

日強娶其女失夷狄降附心上以此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巡邊加太子太師恐未可據以為罪狀也至潁公尤不可曉自洪武元年以後北征及平蜀平滇功冠諸將不聞有纖毫罪狀見疑以死而史不于卒時立傳却于封公下及之與藍涼公同例永樂中又不為置後豈藩邸時有宿歉耶至湯信公雖號宿將為列侯首而毘陵之欠忠鐫之誥劵瞿塘之退縮載在詔勑至恩禮優崇有羣公所不敢望者葢首倡解兵退

休之請深中上心而晚年風疾不能言動又有以安上意耳定遠亦不立傳女為楚昭王妃以昭王行實攷之蓋亦賜死家至籍也高帝末年大將有功名者誅僇幾盡而秦晉二邸亦先薨逝無非授文皇為袪除之地耳史之曲諱甚多不可枚舉

洪武三年馮宋公勝為征北右副將軍引兵擅還京師為上所切責按馮勝初名國勝以平吳功進大都督府右都督兼右詹事至北征復稱都督同知馮宗異宗異

其更名也意者初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其左右都督俱從一品後進一品而同知為從一品宋公因從品改官耶將有别故鐫秩耶二十八年卒見國史甚明定遠黄金為作傳云悉據金陵馮氏家乗内言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卒朝廷哀悼遣祭勑有司治喪以閏十二月五日附葬子男九皆先卒恐誤

國初事蹟載廖永忠僭用龍鳳章服不法事處以死刑辰蓋其時人當不誣而攷之國史洪武八年德慶侯廖

永忠卒為之立傳且載其功頗詳又云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而功臣錄吾學編皆因之則辰誑誣矣初但疑洪武三年以前功甚大當封公爵以所善儒生竄意而止三年以後下西川之績見於御製讃所謂與傳成雙而追其沒也乃不獲一爵一謚同於吳良顧時輩何也及考洪武十年特赦江夏侯周德興罪名將相大臣戒之內云廖永忠數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失人臣禮甚矣永樂十五年都察院劾奏錦衣衛指揮紀

綱獄辭内云德慶侯廖永忠為開國功臣以僭分犯法而被誅乃知永忠實以誅死者蓋高帝一時之忿不暇寛處既刑而後悔之且念其功故加賻葬且使其子襲封脩史者緣而為之掩諱耳廖馮二人尚于卒下立傳而傅頴公王定遠僅于封爵下立傳則二公之禍當尤慘也

高帝御製集有諭罪人曽秉正謂其性資聰敏且能幹辦在職時凡有言計朕甞聽從何期計出多端乃有效

古殺身之姦豈不愚哉朕尚憐才能免死免竄使還鄉里爾鬻四歲小女聲曰為資以歸是其心之正也乎所以昔人有云君子絶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何如也令爾既不能為人之父實難雄于世故閹之不致生人陷人是其罰也孜之于史秉正由刑部主事遷陜西參政未行時設通政司特留為使官亦尊矣所謂言聽計從將事寄不淺矣其既閹之後不知用入内職否將因此而殞否史惟于歲後記別用一通政使而

于秉正罷斥之由一不之及豈脫畧耶將有所諱也

損齋備忘録舉乙未夏六月從高皇帝渡江者凡十人曰徐達馮國用弟勝邵榮湯和常遇春鄧愈耿君用子炳文廖永安弟永忠文臣二人李善長毛廣又曰從渡江而歸附者一人曰俞通海甥一人曰李文忠子一人曰沐英逮至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則增多矣殊不知三年所封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費聚陳德王志郭子興顧時陳德華雲龍鄭遇春吳良吳禎華高皆自濠梁起

從渡江者也廖永安及俞通海兄弟同自巢湖歸附而分為二既載廖俞而遺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丁德興又以郭子興子為郭興王志為王志原又遺薛顯汪興祖損齋者梅純也駙馬都尉殷之後何孟浪乃爾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二

剪勝野聞謂劉基嘗擕客泛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蘇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可久也夜登虎丘山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據濠上就見之遇太祖曰吾

主翁也深自結納曰後十年君為天子我當輔之按公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謂天子氣在金陵後十年我將輔之然是謝江浙儒學副提舉時語其後張士誠據吳郡之日郭子興據濠上之時公方再起官在處紹間足跡未嘗至濠與吳郡也後至太祖下金華始遣人聘基非素相識也何不經若此

枚山野記謂韓林兒始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皇祖皇祖初亦與共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劉

曰不足煩也因請更號大明太祖從之韓果先殄按韓林兒初稱小明王後建國號曰宋改元曰龍鳳太祖初亦奉其正朔授官爵劉嘗謂太祖此牧豎耳奉之何為後林兒為呂珍所逼國亡亡之五年而太祖始即大位國號大明也

野史又謂劉基初見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王竝肴二妃曾灑淚痕斑帝蹙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帝大悅

以為相見晚此詩甚竒俊恐亦附會語葢伯温初見與宋濓章溢葉琛同不應獨有此問而犂眉公集不載應制之作必非真又謂伯温將死遺命焚屍揚灰勿塟平生所讀兵書盡送朝廷髙廟聞之遣使至家索書欲為營塟其子以父既焚對上不信故今青田有伯温墓然實空墳耳按伯温素精堪輿必不肯不擇一歸地以為子孫計且帝疑雖漸釋而讒者方在事焚屍揚灰之説其不落閒口為石介者幾希恐至愚之人亦不為此

震澤紀聞謂太祖既有天下謂誠意伯曰汝既佐朕定天下復有何術以教朕之嫡孫使守天下乎基曰有因成一小篋而用鐵汁灌其鎖以授之及靖難兵入建文君開篋而視則袈裟一伽黎一剃刀一度牒一曰此劉伯温教我也遂為僧而遁按誠意卒於洪武八年時皇太子無恙而又二年建文君始生何得預云為嫡孫計乎此誤尤可笑

海鹽王文禄有名世學山尤怪誕不經聊録其最無謂

者其一劉誠意少讀書寺中一異人每出神則一月後為僧所焚其人神返夜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為謀臣之冠按此乃宋人真德秀故事有傳之者人尚以為誕妄與誠意無與其二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爪令有急則擊之一夕夜將半擊宮門乃開而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思聖上奕棊耳命對弈俄頃報太倉灾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弈上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

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上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乾象有變特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死袖中蓋以鴿為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上賜也按夜半開門弈碁全近兒戲當時高帝必無與誠意相厚至此且行狀家錄俱不載金瓜之說而誠意未卒之前其反者惟一郜榮耳所謂

西班衣緋何人也其三刑部尚書開濟上謂濟曰朕欲宴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宴何品也昴奎用酪畢用鹿肉觜用菜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斗井鬼用秔米華和蜜柳用乳麋星用秔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豆軫用蕎稗飯角氐用諸華飯亢用蜜煑菉豆房用酒肉心危用秔米粥尾用諸果狼作食箕用尼拘陁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豆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井肉胃用秔米烏麻野棗列於二十

八金椊上問何以知至否曰二十八金椅以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芒倒不至則芒不倒如濟言宴畢其二椅芒不倒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陛下一宿臣上疑曰卿欲作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問曰卿聰明絶世錦心繡腹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内宛然剖之可見也既斬而剖不見竅上曰濟死且誘朕真聰明也按實録野史俱不載此事尤誕妄無疑其四聖祖憫常開平無嗣賜二宫女妻

悍不敢御晨起捧盂開平曰好手已入朝至回内出一紅盒啟之乃宫女手也開平驚憂入朝儀度錯愕上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昔豈謀朕耶開平懼盡吐其實上大笑曰再賜何妨也且入宫飲酒解憂已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寫悍婦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癲疾按開平有二子茂昇妻藍氏為王姊開平卒後封王夫人抑何謬也又有王比部可大者南京人言魏國公達夫人妬而酷數辱公弗許置媵妾上賜宫

人二先後逼責之得疾死一日魏公方謁上見其色不
懌曰得復為嫂所毆乎公謝弗敢隱上笑曰此易事耳
因留魏公飲而密勑二健璫齎銅撾往宣勑擒夫人中
門左碎腦埋土中上建一觀音齋室魏公酒罷歸室成
矣因秘不發喪予初駭其言無所經見後攷御製神道
碑記其門閥子女甚詳獨不言娶某氏又進封曽祖母
母俱王夫人獨不封妻又謝夫人者叛將再興女也意
可大言亦有據然至二十年復追封謝氏為王夫人且

與開平事絶相類恐俱未可信後考鄭端簡今言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歸孝陵諭王卿夫人好鞭撻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為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謝夫人生四子四女長即仁孝皇后次代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長陵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壻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從佛氏為尼於南京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

嘉靖中霍文敏公為禮書毀之據此知所謂妬而死者
張夫人非謝夫人也第謝夫人以洪武二十年追封則
已前死矣何得至仁孝皇后崩為文皇辭幼女聘中山
王以洪武十八年正月卒至仁孝崩已二十三年何得
有未笄之女此女少出家為尼有之未必有命繼中宮
事也然則今言亦未確
鄭端簡今言滁陽王有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没一
女惠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陽永嘉二公主亦張夫人出

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旨云説與郭老舍再三留爾不住實要回鄉守祀爾舊有二所莊田我就賜與爾耕種教户部官開除粮草十一年鄰人貢童兒註誤出走十七年上諭張來儀譔王廟碑文遂云王無後令滁州衛千户王傑等二十二人供祀事祝宥日興又令蜀王往來修祀比王之國改令滁州衛掌印官致祭宥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為費謙所發解黑窑場做工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師老舍卒諭葬立石

老舍生謙謙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歲一朝有籍於禮部鴻臚寺弘治癸丑琥奏得旨冠帶守祀辛酉復奏下該部看了來說馬鈞陽行巡撫查明覆奏壬戌奉旨是郭琥與做奉祀正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傑裔孫璽奏琥詐冒吏部亦惡其求望漸多覆請奉旨是滁陽王祀禮悉遵皇祖舊制行郭琥近授職銜革了仍照皇考前旨止與冠帶榮身再來奏擾不饒辛巳琥復奏吏部議法司問罪嘉靖元年五月朔奉旨爾部裏再查議了

來說復奉旨是郭琥准與原授職銜以榮終身不許干預祀事琥生厚滁陽散財集衆以啟萬世之業而子孫曾無一命可乎端簡之紀其詳悉如此然滁陽王實有三子長者戰殁次以病死少與羣小謀叛高帝伏法故張來儀碑稱無後而所謂郭老舍者必滁陽之族年少長者也若其幼子則在洪武四年時當尚少而何以曰老舍使果滁陽王子是不胙茅土之封必罹金罌之賜矣寧能晏然而已乎

升庵丹鉛録言元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曽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于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洲為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

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于胡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公伯温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於金陵令獻彙言小説乃云劉公得石匣兵書乃聱史詞話以欺愚人者君子可信之而立言哉升庵之辯如此視王文禄所載若有據然考伯温行狀第云少善經學工屬文及通天官家言而已不言其所自得豈公諱之耶然

謂公經義山家從其子得書遂棄官歸青田見太祖于金陵按公自高安入行省幕府再補儒學副提舉論御史失職歸起爲元帥府都事進行省都事奪官再起遷樞密經歷假行省郎中下補總管府判忿歸久之始應高帝聘凡先後十餘年今謂得書而遂不事元升庵當亦誤也伯温占驗似能近而不能遠不然元運若此而尚欲借以成功名至憤恚欲自殺以門人持之而免何名前知

近峰聞略言國初命百官禮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丞相餘官亦如之按漢尚右如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而其間有因革耶夫丞相以下惟秦及西漢尚右東漢尚左歷代皆尚左至元復尚右此豈僻事耶

枝山野記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孝孺言之頃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即為代製文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

曰昨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為令何及矣上怒必賜死方
曰正恐先生覺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
宋閱之曰何改為亟懷之入朝上迎謂濂頌何在宋出
進之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又愕然上曰此當勝
先生宋叩頭謝臣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人方某
代為之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一論五策方立
成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
平巾令往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

然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留俾為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令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按宋公以洪武十三年卒方君年二十餘其上書試補漢中教授在公卒十餘年後此非實也且宋公之愛方甚凡所贈送文皆極歷履之詳而乃遺其見上事耶

開國功臣録稱濮真鳳陽人國初從舉義累戰功歷陞都督僉事洪武初征高麗兵敗被執其王怒欲兵之真

乃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夫有志豈肯為爾屈耶即剖心以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人入朝謝罪併歸從行兵士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贈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功超羣將智邁雄師有子璵生甫數月即封西涼侯坐藍玉黨事誅吾學編及封爵考亦從之又別立濮英傳云為都督僉事掌陝西行都司事然考之史有濮英而無所謂濮真也英盧州人累功至中軍都督僉事二十年大將軍馮勝

等既降納克楚師還命英以三千騎殿為敵所乘馬踣見執絶食不言乘間剖腹死追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金山侯謚忠襄明年加封樂浪公尋封子璵為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臣西涼侯後坐藍黨誅按璵以二十一年封二十六年誅相距僅六年而云生甫數月即封侯一誤也洪武中未嘗與高麗交一矢而此云征高麗兵敗被執二誤也功超羣將智邁雄師乃旌廖永忠門語而此以加之英且謂之忠義可耳所謂功超

與智遘者不相符三誤也何後先諸公之不攷乃爾封爵攷又有刑部尚書金純歿贈山陽伯尤謬有贈沭陽伯者户部金尚書濂也純没有祭塟而無贈謚

功臣録胡泉傳子顯代父官都指揮同知掌武昌護衛事十九年隨楚王征古州等處以功陞前軍都督僉事仍侍王二十一年八月以護衛兵奉普定侯調隨靖寧侯征東川龍海諸蠻部招集軍士馬匹數多克州城十有九珍寶貨貝悉獻朝廷二十二年七月還師封特進

光禄大夫左柱國梁國公帶俸三十三年追誥券革爵安置臨褁永樂元年五月王奏召回除皇陵衛指揮僉事三年改鳳陽衛九月陞指揮同知十三年卒葢以姊為貴妃楚王母故也攷實録不為顯立傳至二十二年十月內以靖寧侯葉昇擒賊首夏得忠賞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十疋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等次之則此舉實與顯同封賞者也視洪武平中原諸賞獨優厚豈以顯椒房之故連及之耶然實録俱不

載顯梁國之封而諸公亦止賞典實録又稱藍玉破漠北功最大擬封梁以私元主妃毁闗逐御史罪僅封涼夫以藍玉所不能得而顯得之何也攷永樂實録三年五月内不載楚王奏而兵部黄及胡氏世襲親供甚明乃知國史之遺誤亦多矣

野史載羅復仁吉水人國初為翰林編脩乞休致太祖賜以一布衣而題其上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歸于田里按復仁以弘文館學士致仕上賜之襲衣

玉帶名馬坐墩鐵拄杖之類有勛舊文臣所不敢望者布衣歸田之說何所繇起也

野記謂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禎薄暮醉過之問何以為大功怒擊壞署額有司以聞明日入見上怒詰何以壞吾坊曰臣與達同功獨達賜第而以大功表里陛下安乎上笑曰汝何急也命有司即封地建二宅稱前後府按高帝神武嚴威良兄弟封爵在二十八侯中尚不敢有希覬而敢擊中山之坊乎鳳陽

諸功臣俱有賜第豈皆擊坊而得者尤不足信也

國初誥命公侯同一品伯同二品子男同三品洪武十七年以吏部尚書余熂言俱同一品唯軸則公侯用玉伯子男用犀耳今子男爵革伯班秩俱在一品上而軸同二品小有未合熂有長者之望崑山人物志稱其父嘗為鑷工熂以吏部尚書歸省徒步侯親戚戒投剌者勿言余尚書第稱余待詔兒來也而實録謂其用鄉人助教金文徵譖擅移文逐祭酒宋訥事露以縱肆伏法

其矛盾乃爾且余自試吏書後未嘗歸省也

客坐新聞言藍都督玉克雲南回就劉日新推數日新云公當封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果七日誅

按藍玉破元兵後方擬封梁國公而以私元主妃事發改封涼國公又三年而誅不唯國封不同與征雲南絶無關係令言封七日而誅尤誤

吾學編秦愍王傳及愍王碑俱言王嚴毅英武上委以關西兵事得專賞罰歲秋巡邊大將皆聽節制御軍嚴

整所過秋毫無犯二十七年征降西番捷聞璽書嘉奬
賞賚以億萬計而國史于王事蹟功賞俱畧之二十八
年薨而立傳也僅序其生年封爵而已至諡愍王册文
云爾以年長首封於秦期在永保禄位藩屏帝室夫何
不良于德竟殞厥身又云哀痛者父子之至情追諡者
天下之公議義之所在朕何敢私然則當其時高帝之
不滿於愍王著矣三十一年晉恭王薨國史稱其聰明
英鋭眉目修聳美鬚髯顧盻有威容多智數又先後紀

其事蹟功賞甚詳而吾學編皆畧之至文廟實録則云晉王亦聞太祖注意于上自念已兄也遂生嫌隙後與上皆入朝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上内懐憂懼疾増劇遂懇求歸國二十三年與上會征朔漠䶑爾布哈晉王素怯兵既行不敢出上待之久不至遂直抵伊勒都蘇虜營獲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羊馬無筭槖駝數千先晉王恐上有功遣人馳報太子謂上不聽已約束勞師冒險太子言于太祖已而晉王旋師太祖不樂及上

捷報至太祖大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太子言晉王未深入然張聲勢有犄角之助燕王亦未可獨為功又言燕王得善馬不進太祖皆不聽按高廟史成于太宗時使晉王有陷太宗意不應無貶辭乃爾豈太宗以親故為之諱耶抑其時濟熺濟熿之交譖未行恭王之謀尚未露也

史謂洪武二年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

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趙德勝次耿再成次華高次丁德興次俞通海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於是命死者塑其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初參政胡大海等殁上念其功已命塑其像於卞壼蔣子文之廟以祀至是復塑像于新廟疑此記事者之誤耳據前列次序六王也其明年為六公所謂生封公死封王者至二十八年而始定何以預知李善長馮勝之不終而革

之是時沐西平一指揮耳何以預知其有功而列之胡大海之前蓋塑像虛位誠有之以後有不克終者不得入而所定位次則據永樂初年見在者而言耳此皆姚解諸公忽略之過也

田汝成記靄翠宋欽事謂都督馬煜鎮貴州以殺傈儸羅夷羅夷畏之號馬閻王貴州宣慰使靄翠死妻奢香代立煜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中小法當𢿃煜械致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勃勃欲反

時宋欽同知宣慰事亦已死而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諱吾為汝訴天子訴而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飈馳見太祖太祖召而訊之劉氏曰羅夷奉職七八年非有罪而馬都督無故僇蕭之恐一旦反謂臣等不戢敢昧死以聞太祖然之還宮以語高后曰朕固知馬煜忠潔無他腸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見劉氏于宮中曰能為我致奢香乎曰能折簡召奢香與其子婦奢助飈馳見上具言煜枉辱狀太祖曰若

苦馬都督乎吾為汝除之雖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貴州東北可以通蜀而道梗久矣請為上刋險平道為驛傳以通之太祖曰善乃召煜入朝議事煜既出而後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閹王乃為二妃子所賣恨不赭晁方為血海也既入見太祖責問之一不答第曰臣自分梟首而已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為汝除害矣乃封奢香為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賜賚甚厚命所過有司陳兵耀之奢香既

歸以威德風諸羅皆帖服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餼廩世世獻納奢香死靄翠之弟安匀立令遂為安氏又云永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修煜政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田氏文可謂覈而事可謂竒矣然考之史有未合者按一統志靄翠元宣撫使阿哈子以元宣慰使兼四川行省左丞降宋欽舊名蒙古岱亦以元宣慰使兼四川行省叅政降以靄翠為水西宣慰使宋欽為貴州宣慰使而詔靄翠位在諸宣慰上欽

卒子誠襲十五年誠母劉氏名淑真入朝賜紗羅襲衣又賜米三十石鈔二百錠衣三襲遣歸十六年劉氏復入朝十七年靄翠遣妻奢香率土酋入朝貢方物賜文錦綺帛珠翠如意冠金環繡衣洪武二十一年二月長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陜西都指揮同知馬煜率西安等衛兵三萬二千人屯戍雲南六月水西宣慰使靄翠貴州宣慰使宋斌貢馬賜鈔帛斌當是誠弟也九月靄翠尚以蠲逋租貢馬謝恩而明年正月進馬者則為靄翠

妻奢香遣其把事人等蓋翠已卒矣二十三年宋宣慰奏苗蠻亂遣延安侯唐勝宗等討平之二十四年置永寧至霑溢郵傳四十八貴州都指揮馬煜巡視謂未有郵卒請以戍軍應役二十五年正月都督何福討雲南都匀九名九姓及畢節囉囉諸蠻尅之尋遣人奏故宣慰靄翠妻奢香亦桀驁不服請兵討之不許十月奢香遣其子婦奢助及把事頭目允則隴住來朝賜銀鈔錦綺甚厚至二十六年正月貢馬方物按奢香二月內獨

有貴州宣慰使安的稱貢而奢香宋誠亦絶嚮矣豈奢香歿而靄翠之弟安的代之爲安匀誤耶將宋斌者亦歿而水西宣慰改爲貴州貴州之宋宣慰降爲同知耶史于土夷歿襲俱畧不書第于貢賀賞勞一端尚可攷見然所謂馬煜者都指揮耳非都督也都督誅死史必書之今闕不載而奢香之不服在何福請討之前子婦奢助之入朝在奉詔不許討之後若劉氏入朝其時高后尚在后宫之宴或有之而奢香入朝則高后已賔天

二年奚奢香之代任與馬煜之在鎮又五年奚奢助之入朝又三年奚后宫之見與謹身殿之宴何人也馬煜為都指揮而顧成為普定衛指揮使其時已著勛進都督僉事鎮貴州至永樂初復以鎮遠侯鎮之成之威名豈煜所可擬且又非顧晟也今貴州所隷驛分有之奢香者疑即其所首建二十四年事耳

鄭端簡公作直文淵諸臣表云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高皇不聽然藍玉以凉國公領太傅此言誤也

洪武二十三年備東宮官屬宋國公馮勝頴國公傅友德為太子太師涼國公藍玉曹國公李景隆為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為太子太保非三公也恪故燕山忠愍侯興祖子端簡于列侯表亦不能詳

一統志於人物則云陶鑄鄞縣人為福建按察使有廉明聲以劾奏布政使薛大昉貪墨偕召至京民為之詩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已而果復任至名宦則曰陶垕仲為福建按察使劾布政使薛大昉云

云亦如之改之于史實陶匡仲非陶鑄也脩志者孟浪

乃爾

傳信録謂高帝鼎成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

已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龔叔安奏曰象簡朝天殿下

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宫中序叔姪之情按玉堂清話

杜審琦昭德皇太后兄自寧州歸太祖太宗皆其甥也

一日陳内宴于福寧宫太后臨席祖宗以渭陽之重終

宴侍焉又前拜為壽樂人致辭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

拜朝天後宫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然則傳信録所傳亦附會也

李景隆二十四年加止太子太傅而永樂初稱太子太師葢建文所加官也吾學編謂其時魏國公徐輝祖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陳迪加太子少保理亦應爾然是時尚書正一品而以二品銜冠之所未曉

谷府左長史劉璟傳邑人陳中州誤謂高帝授璟為閤門使僉書除奸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擊百官不法

者後遷谷府長史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事鄭端簡公亦因而筆之書吾謂此真齊東野人語中州青田人誇大誠意伯家事而附會之耳金書鐵簡此優人彈唱宋八大王事也高帝豈以鐵簡賜閣門使乃至谷府長史一小府佐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府在甘肅慶府在寧夏秦王在西安韓王在平凉未就國安能遥制洪武間趙王杞甫封即逝時無趙府趙府文皇第三子也吾不意端簡之博洽而亦舛誤至此也

東昌之戰盛庸于耿李累敗之餘而能鼓率諸將士以取勝可謂奇矣若真定之師能協力要擊事未可知也以後雖數角數不利然至京師已下而尚能軍亦一時巨擘惜少一死耳而卒不免亦何益也庸在洪武中為都督而戰功不甚著史僅載册其女為周郡王有爝妃當是脩史者削其實耳

紀略庚辰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為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湖

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為第一按革除録言是歳王艮第一以貎寢故改用廣且使紀略所載為真則文定何以不為第二而在二甲耶建文於文事極留心不應孟浪乃爾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儠傔其實為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者俾來驗之亦不識也曰吾

賜汝肉汝兩手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取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内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應旂憲章録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為府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説亦如諸公攷之史第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

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貴至廣西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與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

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愳愳故府未聞某年陞州為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其一牢落江湖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其二其三皆題于金竺長官司羅永菴者風塵一日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

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羣烏早晚朝似不及前詩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語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

客坐新聞言耀州張統字光有學行尚氣節國初以人才詔赴京師初試部職建文時歷陞雲南布政永樂初召回臨行與妻子曰吾荷先帝知遇起在草野一旦叨此重名今國事已移去則何為唯一死以報國也偕至鍾山下有深淵名龍潭張乃沐浴具冠服向淵慟哭再拜投于潭而死其妻與二妾四子見張投淵皆大慟繼之家僮及隷卒各二人咸慟哭云相公娘子輩皆為國亡我輩不為相公而死乎亦把臂連死于潭於戲千

載之下孰謂無田横者乎按張紞洪武末以雲南左布政召回拜吏部尚書壬午初謁太宗賜勑慰諭最後乃經于後堂耳啟南所紀無一實者張公在雲南政績甚著將來宜入循吏傳不宜與方鐵諸公同

文廟實録是三楊諸公手筆于方孝孺等直著其抗命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上命執之下于獄嗚呼是何心哉議者專罪楊文貞恐未必盡出文貞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張恒

弇山堂別集卷二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史乘考誤六

革除編年言太宗初即位日追封徐增壽為武陽王按增壽初贈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許以公世爵實未嘗封王也

李文達天順日錄紀鐵鼎石死義事甚烈二公同鄧人

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為詩以獻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按二詩首章所謂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者何人乃敢以此詩聞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按立齋閒録云公于三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典刑子福安發河池千户所充軍子安先于鞍轡局病故父仲名年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海南一

女四歲發教坊司文恪以精核名而所紀之不審如此
二詩必出好事者然當時以鼎石非内朝臣故數窘上
且不屈而尚未至族誅
容坐新聞言蘭溪邵都御史玘舉進士為御史值兩浙
廵按闕推舉皆不得人上即時召玘堪差辭以浙人不
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
一員恊處按邵公墓志嘗按江西廣東福建而不言浙
江此誤也

同年蔣評事勛言元末有翰林李承旨者徐太傅送至京上固欲官之不可乃命授太子諸王書承旨第山人衣巾而日夜督責太子諸王業甚廹后怨之一日語上曰李先生乞歸上問何故曰恨米粗不中老人口上曰此老乃不食我米放歸田後太宗即位思之承旨已死召其子見不稱旨授行人司副令其後有為參議者玫國史琬琰不見李承旨事惟一統志有李士瞻者事元為翰林承旨楚國公子守成仕國初為檢討然士瞻不

及見我朝永樂初以布衣李繼鼎為春坊賛善講經歸猶訪以時政宣德初用輔導恩録其子又西亭中尉志載郏縣李希顏太祖為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為書徵至京師命大本堂授經諸王有弗若教者以管擊其額帝撫而怒以孝慈言而解累授左春坊左賛善大夫永樂初引年歸詔復其家疑蔣所傳即其人也一統志亦載之第言在講筵不言至永樂初始歸又賛善大夫亦非洪武十三年以後官蓋中尉所傳若合希顏繼

鼎事而一之者也

閣中今古録言祖訓條章云後代不許設丞相革除年間又設左丞相齊泰右丞相黄子澄故靖難後定其罪名曰齊黄黨惡是也按齊以兵部尚書黄以太常卿預機政謀削諸王當時何嘗有左右丞相靖難檄止稱齊黄黨惡亦不言左右丞相也

閣中今古録言永樂中有親軍指揮三員曰紀綱曰劉江曰袁剛上喜其名雖各異音則相同因號為三剛日

侍上左右每呼則呼三剛而不名惟紀之權勢薰灼既而劉調官遼東袁調官寧波紀後志滿怙勢以坐事伏誅籍没夷族令北京貢院其遺址也劉袁子孫至今猶襲廕按劉江自都指揮至都督後出總遼東兵未嘗為親軍指揮也且江剛異音惟吳儂鄉語乃呼江為剛耳三剛之說村鄙可笑

考之史周定王橚國汴梁為次子汝南王有爋奏訐其與兄世子有燉謀不軌建文君捕執世子下詔獄鍛鍊

久之世子不肯承于是復捕執定王父子先後竄雲南分置大理等各府不相通而還有爋于汴梁久之復執定王錮之京師十王府文皇入紹建文自焚死乃釋定王而以金符召世子于雲南賚予甚厚作孝子歌賜之俾從定王還國而封有爋于雲南之大理歲給禄三千石金帛鈔緡海巴之類亦以千計久之召還大梁竊以為有爋之訐父兄虎狼虺蠆所不若也而文皇待之若此得無失刑而傷義乎及考建文元年有爋為奏訐之

事而其人以洪武二十三年生僅十歲耳即世子以洪武二十二年生亦十一歲世子之不敢承反固忠孝天性非人所可測而有爋十歲兒豈便作此狡獪得非齊黄諸公欲以質成定王之罪而使人誘其左右閹宦以告密之利可以奪嫡篡父耶將無有爋為左右所誘刼而不能制耶文皇是以亮而曲全之然至宣德三年世子以紹父位是為憲王而新安王有熹偽為兄反書號箭以約彰德府趙王舉事而趙王發之上疑都指揮王

友為孽捕治幾成大獄無何事露乃知為此事者有熹而主謀者又有爋也于是俱削爵為庶人錮之西内子孫俱以幽死固天道之好還而虎狼虺蟲生而殘毒險忮要不可以童幼解也

許浩復齋日記言永樂間解縉以草登極詔稱旨以政任之不久而黜一日且暮寧夏報被寇圍上悉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脩楊子榮赴命上不懌付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令當遣何處兵往救子榮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勑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城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為煩擾也上頗回顔曰明日與諸老商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爾何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即命入閣與楊文貞楊文定同事寵遇日隆按文敏以太宗即位日即與解公等七人同入內閣改名榮至解公斥外文敏已官右諭德矣楊文定

後二十年始入閣何得于此時稱同事料西寇彷彿有之然寧夏亦非被圍也又云文敏才實通敏而善承人主意二楊皆以諫東宮事係獄累年文敏雖嘗諫上不罪也按文敏實未嘗諫東宮事東宮居守南都上以入中貴讒怒之文貞時留輔導嘗入朝以不能匡正下錦衣獄十日而即赦出復官文定為司經局洗馬下獄長繫十載東宮即位始赦出拜翰林學士今所紀無一合枝山野記謂文皇之嫂汪氏後文皇追謚懿文曰孝康

皇帝廟號興宗誤也建文初上皇太子號謚曰興宗孝
康皇帝文皇即位削之仍為懿文皇太子建文前母開
平王女常氏令母太常卿吕本女也非汪氏
一統志載陳德文始興人洪武中以北平按察使使西
域至賽瑪爾堪按前使賽瑪爾堪者給事中郭驥傳有
陳誠者以吏部員外郎使西域載其風土甚詳十二年
又稱永樂格默勒國王哇來頓本親率其臣來朝至福
州卒謚曰康靖勑葬閩縣有司歲時致祭考之史乃其

國曰格默勒朗王曰衛喇義伊德伯來朝賜賚甚厚還至福州始卒賜葬閩縣一統志脩自內閣諸公而與史牴牾者當時只遣人于各省採事實而不知考國史也洪武二十八年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永樂五年始還朝各改禮科給事中七年郭驥使布尼雅實哩為所殺十四年命傅安封巴什伯里納哩實克為王後復留滯敵中至宣德元年始歸前後近三十年留敵中者十之八九然僅給勅命耳睦挈為著傳云永樂中以都

給事使歸告老賜一品服致仕月給米十石夫八名此皆妄談不足信

傳信録言我朝宣宗章皇帝乃建文君子也云云不可筆之于書末又云太宗崩仁宗嗣立皇太子在南京未幾有一太監王姓者曰今上聖壽不永殿下宜早為宗社計遂密以小舟送之還北京數日而上崩太宗既以宣宗為太孫未嘗明言其為建文之子而宣宗年幼失所恃亦不自知其身之所自出自後而英宗憲宗而孝

宗以至於今上亦皆不自知其為建文君之孫也此事殊誕妄可惡夫壬午之後吳王諸弟悉幽死建文之子亦在幽至天順中始赦出何縁獨有此舉況仁宗崩後宣宗以六月辛丑始至京師豈有不召而先至之理文皇入金陵時宣廟已四歲令云二三歲又時尚侍仁宗于北平事甚明大抵出梁億宵人語不足存也

開國功臣録言長興侯耿炳文援真定陣亡高氏鴻猷録言亦因之按成祖即位後有勅諭各鎮大將復任炳

文在馬永樂二年禮部言炳文家用龍鳳服飾帝曰先帝老臣亦為是乎速改正之則炳文非陣亡者考之吾學編蓋炳文以被劾自盡耳炳文諸子為都督及尚江都郡主進駙馬者俱不獲令終

野記言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否對曰有二子上令帯來看琥引入見上喜曰都好即令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俱為駙馬都尉一日琥從外歸二子迎侍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子腰玉公主

偶為上言之上曰此亦欲腰玉耳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荐至封侯西寧此又大誤也西寧侯自名晟其二子曰琥曰瑛俱駙馬又靖難之初晟以中軍都督僉事歸附即陞左都督而二子始就選為駙馬父金子玉之説何自而起也

吾學編稱西寧侯晟卒贈鄆國公謚忠順鄆國忠順公嗣侯瑛没于土木而追褒者也晟之卒有祭塟而無贈謚

田汝成炎徼紀聞言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叙出自關中葢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于此今婺州縣有齊地圖有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黄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為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州以獻偽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為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

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秔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偽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礫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寂無知者頃之

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于是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為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為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為行在工部侍郎矣攷之國史謂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兇狠淫虐生殺任情與其副使黃禧構怨累年互有奏訐朝廷雖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與保全而改黃禧為辰州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禧暗結琛

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禧既得志肆橫虐民民甚苦之琛自稱天主妻為地主禧謀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貕其祖宗墳墓而戮其母屍盡掠其人畜貲財所過殘害其民宗鼎訴于朝屢勑田琛黄禧赴闕自辯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為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使姦人張勝依托教坊司官史勉得出入祇應將伺便為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而勑鎮遠侯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兇黨叛散琛等就擒與黄禧相

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强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為亂與朝廷遣琛還招撫因得免死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横恣然窮蹙自歸得末減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絶禍根上以其素兇惡幸今免禍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米宗鼎怨望出誹言因發其祖母陰事謂始與黄禧奸實造禍本而竊損其衣食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縊殺親母瀆亂

人倫等事上命刑部正其罪諭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曰
朝廷初命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
乃今皆為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兵釁
屠戮善良抗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為兇鷙絶滅倫
理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
可安置府州縣而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
差稅悉仍舊所當行之事卿等詳議以聞原吉等議以
思州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

南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州縣亦各隨地方隷而于貴州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總八府仍與貴州都司同管貴州宣慰使司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參用土官從之遂命吏部選授布政司及府縣官以行人蔣廷瓚河南左參政孟驥為左右布政使改河南右參政陳俊名為右參政山西左參議王理河南按察司副使張翥江英俱為左參議副使鄒銳僉事丘陵進士周宗保俱為右參

議授進士崔彦俊王恭等為府州官令廷瓚等率至貴州隨缺定注廷瓚嘗與擒田琛等之謀故陞用之據此紀比之汝成所載為尤詳而顧成等以重兵壓境然後兇黨叛散元惡就擒所謂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非實録也土酋出入皆有親信擁護彼既縱惡若是豈肯斂手就縛廷瓚舊嘗為工部侍郎坐事削職以才舉為行人至是有功擢左布政使不久卒官披荆棘立軍府貴州人至今稱之

遼東破倭之捷莫重于廣寧伯謚忠武劉榮遼東志以為劉江水東日記載其事而疑其姓名改之國史葢榮父名江卒于戍仍父名補伍累功至右都督當奏捷之日尚名江及封伯而後具其事始改名榮也余于宛委餘編有載父子同名者以為異而榮亦其一云成化間脩史者于其孫安傳謂劉榮封廣寧伯子江襲可謂鹵莽之甚一統志則又承其誤而云劉江桃源人燕山中護衛百户靖難有功累陞中府左都督又云劉榮宿遷

人襲父職靖難有功進封廣寧伯不知左都督之劉江即榮舊名也其孟浪乃爾

枝山野記言靖難時有將官劉綱者勇力絶倫功甚著以中軍都督僉事久鎮遼陽心甚不平因內侍狗兒訴謂已勞在諸功臣右而獨不得封爵狗兒乘間言之上曰朕覩劉綱相甚薄吾豈負功吝賞者哉愛其人欲多侍朕幾日耳既而倭冦犯邊綱率師往討一戰擒之誅其類無噍遺遂封廣寧伯受封之日拜家廟不能起次

日甍文皇嗟嘆久之按所謂劉綱者即因劉江而又誤者也以中軍左都督鎮遼東文皇語有無不可知然以永樂十七年八月壬子封至次年四月戊午卒令云受封之日拜家廟不起抑何舛也

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非夏也夏上少一畫當作虘音讀余為此部郎漫以問令侯寰而不能對謂侯家紈袴忘之耳徧考廣韻玉篇洪武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博别有據耶然贈國大典寧有

舍洪武正韻而巧為字者好竒之士不諳典章乃爾不足信也攷碑志及史俱無此說

子淵又言太宗朝鎮逺侯顧玉非也顧名成永豐劉子欽由省元至會元亦非也是歲會元楊相

刑部題名記有駙馬都尉富陽侯李讓掌部事而吾學編亦因之大誤也富陽侯没在永樂四年其時北平初為北京有行部而無刑部侯之所掌行部耳即布按二總司也吾學編又于駙馬都尉灤城侯李堅傳云或曰

堅子莊嗣侯謚威壯偏攷皆無之
枝山野記謂永樂中征安南黎氏降有三子皆隨朝其孟曰澄賜姓陳為工部尚書澄善製神鎗後貶其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頗從文乃許世為國子生其仲曰騰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令一人世襲錦衣指揮此殆影響而未真也黎季犛之次子曰澄即所謂偽相國越國大王者季犛及蒼既長係澄赦出監造内府器仗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累官工

部侍郎食尚書俸不聞其賜姓與所謂鄧騰也
一統志于壽州張勇云父興靖難時力戰創重勇代領之以功封安鄉伯而不為興立傳按代領衆者張勇而封伯者實張興也興封五年始卒七年勇始襲爵興無子勇蓋其從子云
枝山野記謂駙馬梅殷受遺詔誓劍勉强釋兵以直言取忌忽密旨令駙馬王云募能刺都尉者官超三級王廉知失機指揮許至發到囚四十餘人奏報上大悅令

其夜俟其早朝到小舟打竹橋擁其登舟待行渡脚板即揿擠其下水淺不能没奮舟駕其背而死大長公主朝號慟語太宗命即捕許至等詰問曰汝于梅都尉何仇對曰有旨上怒即命金瓜搥折其齒併其從皆斬打竹橋以報都尉其三子皆至今世襲指揮使云按謀殺梅殷者都督僉事譚深趙曦而發其事者都督許成亦無所謂許至與王駙馬也深曦挾私恨及窺伺有之奉旨則誤矣二子皆指揮使一為都督同知

震澤紀聞言河南人王璋永樂中為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為變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顧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勑臣廵撫其地乃可遂命草勑即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

舉家環哭不已瑋曰哭亦何益顧求所以釋上疑者曰
愚不知所出惟公教之瑋曰能以三護衛為獻無事矣
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從
者處斬不數日而散歸之國史非王瑋乃王彰也永樂
十八年十月河南中護衛軍丁倫三等屢上變告周王
反謀上使親信大臣覈之實矣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
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陛見上出倫
三等告詞示之王辭窮頓首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

不問置之王邸四月丙申命還國癸丑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廵行天下撫安軍民而王彰得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納三護衛官軍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往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癸丑至壬申僅二十日耳計王彰履任之日王已上疏辭護衛旬日矣彰未命廵撫之先王已召至京承反謀矣告反者丁倫三也彰無與也遷護衛者袁容也彰無與也且丘太師死塞外已十年矣何縁復云將兵十萬且至王文恪舊

史官也而好作不根語乃爾何以信後

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叅將故事耳攷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僇黃叅將事惟三下南交録略及之而不詳按黃叅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為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為鷹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効內云賊依

天健山等處而以兵由生厥潭舍三江渡犯官軍新城侯輔遣中等擊敗之以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黄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交阯都司黔公之敗殺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絶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為輔所僇耶葉文莊之所謂懲豈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為其功成而後寛之且諱之耶記以備考

復齋日記則云太師英國公張輔征交阯時一日黎賊

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叅將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為誰王知公怒已斂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我既已出而爾不繼賴朝廷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非爾責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引者曰誰敢引我公遽拔佩刀叱衆擁出斬于軍門其子某訴之朝廷頗疑徵還都御史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全之其子知朝廷意率其家人于長安門外伺公出朝而

毆之朝廷知而不問則謂公宣德初征安南誤矣且又不能舉叅將名而所稱姓又謬公于宣德時雖罷兵政天子寵眷之為諸勲臣之冠而其子敢率家人毆之長安門外耶丘文莊公三下南交録亦頗言斬黄中事而不詳令水東日記云云或太宗聞其事有所不懌耳

陜西通志載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晳奏對辨上器之召吏部授以左布政使吏部言惟一陜西缺係本土不宜授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既拜詔賜

免死券官其子錦衣指揮按宣廟實録俱無楊弘姓名與舉人授布政使事而成廟時有西安楊恭自刑科出為本省布政後坐法謫為辦事官復職卒此必通志誤傳况鐵券免死擢官錦衣皆非常之典以授一選人甚無謂也

枝山野記言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静比報各有所事惟劉子欽袒臂席地酣睡蓋時初飲罷子欽被酒竟入夢耳上命召至

謂曰吾書堂為汝卧榻耶罷去其官可就工部為辦事吏子欽略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出外至邸即買吏巾絲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荅子欽便登堂侍立與傍羣胥等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上嘆曰劉子欽好没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没廉耻令左右還與冠帶歸内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

閣中即一日間也客坐新聞則言是吉水羅公名汝敬永樂初為翰林庶吉士時亦好弈一日上賜問失對斥為刑部吏上使人覘之羅具吏巾服侍立于堂有使復上曰羅汝敬如何不在衆不敢諱奏對如故上怒斥為刑部隷卒羅又復具巾服執杖列堦下上又覘知召至改刑部主事歷陞工侍云此二事殊相等按羅為庶吉士時曾戍交阯出都門三舍而復不知有作吏事否雙槐歳抄言袁廷玉嘗以事過鄞見一婦乳女于其縣

傍廊哭甚哀問之云夫當戍趙州令在酒肆飲畢即行矣廷玉惻然與俱至肆所詰其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卜度日令缺戍為族人賂卒長以我行廷玉為相曰此尚書骨也勿慮因代償其酒直貸米二斗贈之曰苟富貴無相忘金至戍以卜幸文皇後累官至兵部尚書兼詹事余得廷玉家藏一牛腰卷自載九靈所著傳洪武初至永樂七年諸公跋其術之驗者無慮百人而不一及金公事且金于其時方鼎貴苟念及廷玉恩德

何不為一跋酬之此恐傳會之談不足信也且金尚書者名忠亦非世忠

傳信録言文皇一日召解縉至便殿屏左右問曰漢王英武類我太子不如也于汝意何如縉曰太子守成主天下之本豈可輕動文皇黙然縉出遇太子謂曰陛下愛漢王殿下恐不得久在東宫矣太子憂甚明日遂投井左右救免文皇聞之召太子問曰我初無以庶易嫡之説汝聞之誰耶對曰解縉言之耳文皇怒遂置縉于

詔獄久之掌衛事指揮紀綱請曰縉久在詔獄實無大罪陛下赦之文皇大怒曰朕以彼為死矣乃在乎綱知上必欲殺之既還遂召縉出獄對之流涕飲以燒酒既醉遂埋于堂下雪中頃刻而死按解公初以泄其語為漢王所訴出為交阯參議又三年請鑿章江水忤旨下獄久之竟以舊憾忿死令言太子投井隨即下獄大誤海涵萬象録言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尚書蹇義侍郎久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

侍郎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媢且久因觖望日言于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就做不得蹇欲奏難于衆論久之假以廵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與列廵撫之名自趙新始按尚書侍郎廵撫起永樂十九年趙新陞侍郎在宣德五年廵撫江西然非自新始也且新陞後誠始遷文選

雙溪雜記言永樂間胡廣等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非也是時胡廣楊榮金幼孜

俱兼文淵閣大學士

野記言永樂初狀元本曰李馬上改馬為驥既而除名故令人罕知按是科為戊戌蓋永樂十六年也本名馬上于傍益之以其曰李騏追唱名莫有應者騏以二十二年由脩撰屬疾聞上晏駕榆木驚悼疾甚卒今云驥又云除名誤也又謂是歲進士有林廷芝者閩人儀貌頗偉上欲用為近侍問其籍貫林以鄉音對上嫌之乃擬為某部官林退數步復呼回曰老蠻子也没此福

改為某州知州攷戊戌登科録亦無所謂林廷芝者其誤可知

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内侍秘不發喪銷錫為柙固之即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宫于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宫文靖一時鎮静之功不可及也

按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仁宗特有勅陛賞文敏論功甚詳據史上以六月辛卯崩于榆木川壬

辰學士楊榮與御馬少監海壽傳密旨甲辰至行在皇太子命太孫往行營仍報訃各王諭中外丁未成服太孫以已酉至鵰鶚谷至御營發喪六軍號慟文武軍民人等以辛亥迎于居庸壬子龍轝入大内然則所謂太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舛耶

瑣綴録言仁宗在位時一日内臣道及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于東楊東楊即對以趙府面臭歆側不宜正位遂宣趙府熟視頊之意頓罷仁廟聞之即

日降內批東楊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于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工部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臣假以為東楊地乎按成祖頗不樂于東宮初以諸將推屬漢邸用擅募勇士殺兵馬指揮而解後甚屬意趙邸以孟指揮謀擁立而解東楊之阻趙邸未可知然在西楊進少保後東楊以太常卿謹身殿大學士加太子少傅金文靖以户部右侍郎武英殿學加太子少保俱同日未幾東楊進

工部尚書金亦進户部然則初未有加少傅與西楊阻之之説可推也東楊後賜璽書奬諭令三俸兼支則賞其榆木川顧托之功或兼以隂擁翼故不可知

小説云尚書吕震有通才掌禮兵刑三部事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琪譔祭文姚題作祭竇纛文上進上大怒曰何舞文若此命置姚于獄俟旋師坐譴師至榆木川晏駕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旗纛姚琪寫作竇纛係字體差訛當作棊罰上從之攷永樂

洪熙首尾既無洗馬姚琪與下獄釋罪事而是時刑部乃尚書劉觀震亦不兼掌也有姚友直者嘗仕司經局洗馬出為滕府長史于永樂元年進左參政仍掌長史事後官太常卿恐亦非此人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二